

第十三回 怒屠三水縣 力困五羊城

詩曰：

行行過瀧口，上上炮台西。海潤乾坤小，城高日月低。
雄關辟雙劍，沃壤過三齊。一自通朝貢，終年少鼓鼙。其一
貪殘不可訓，緣利起為奸。敲虜民始困，吸髓世斯難。
兕虎嗥原野，關河走狐獾。可憐珠海地，腥浪湧安瀾。其二

話說縮胸棄了冠袍，匹馬向北而走。走了十餘里，轉過小坡，忽一軍截住，驚得一交跌在地下，睜眼看時卻是杜崧。原來杜崧守柵，被銅貓公殺敗，帶些敗殘軍士守在此處，登高了望，見死屍蔽江而下，知大軍已敗。正在那裡驚惶，忽見一騎披頭散髮飛奔而來，忽然墜地，急向前視之，卻是縮胸，忙下馬扶起道：「元帥幸脫大難，此地賊氛甚近，末將且護送到肇慶再處。」說畢，催動殘軍飛奔肇慶來。鎮撫林秉漢接入城中，把四門緊閉，吩咐軍士上城守禦，親自日夜巡視，以防瑤人乘勝攻城不題。

且說諸葛同，驅兵四面蹂殺，殺得官軍血流有聲。其走至南岸者，俱被驅入江中，淹死無算，拋棄旌旗器械山積，直殺至日暮，方才收軍，就在縮胸柵中住了一夜。次日，殺至肇慶城下，把城圍得鐵桶相似。架起雲梯，蟻附攻城，又差掘子軍在東北掘進。還是林秉漢有些經濟，水灌掘子軍，撓鉤火箭破雲梯，不然也幾乎失守。至第三日，諸葛同與十來個將士，盡穿錦衣花帽，騎馬到城東、南、北看了兩三遍，回至營中，吩咐宋金剛挑選老弱萬人，分攻城東、南、北三門，務要旌旗不整。餘俱移屯西門，遠遠搖旗播鼓，又取柴草在西門堆積如山，聲言燒城。監軍顧養謙看見這個舉動，來對林秉漢道：「賊人在城東、南、北三門看了半日，今反把精兵盡聚西門，以懦弱攻東北三門，彼蓋欲使吾盡調精兵守西門，他便悄悄的從三門攻進，使吾急不能顧也。吾今偏不要中他計策，把精兵盡撥東、南、北守禦，只留老弱守西門，公以為何如？」秉漢道：「監軍所料不錯。」遂把精兵撥守三門，以老弱千餘人守西門，亦搖旗播鼓以應之，今且按下不表。

再表梅英姐弟二人，住在錢子乾寓中，終日不出。忽一日，錢子乾慌忙走進寓來道：「督撫大兵被天馬山殺敗，賊兵已把城圍了，如何是好！」錢姑娘姑嫂聞之，慌慌做一團。錢姑娘日夜涕泣，梅小姐安慰道：「姑娘勿憂，有奴姐弟兩個在此，就破了城也能包爾無事。」到了第三日，梅英與姐商量道：「這裡到西門要轉兩條街道，姐是女妝，走出來怕就被人盤詰，莫若同錢姑娘討副男衣來改了，方可行事。」梅小姐點頭進內，與錢姑娘道：「奴欲到南門探個鄉親，城中兵丁充斥，女人不便走動，奴欲向姑娘借件男衣改換去走走，不知可有合身衣服麼？」錢姑娘就來與哥哥說知，錢子乾道：「我幼年習射時戴的一個綠包巾，一件古銅紫袖箭袍，顏色尚新，不知長短如何？就取來與那姐兒穿來一看。」說畢，打開包袱，取付錢姑娘，與梅小姐改換起來，倒也合式。錢子乾走進來把梅小姐一看，不覺駭然道：「姐姐換了男妝，面龐覺熟得緊！」梅小姐道：「與大秀同行十餘日，難道就忘了？」方知前日黃玉山就是他，不覺兩面通紅起來，跪下道：「賢姐弟兩個變化非常，英雄無比，必非等閒之人，務求說明，開我茅塞。」梅小姐忙扯起道：「今日不好說得，明日自知。夜間或有動靜，望姑娘與大秀勿慌，奴自有法救護。」說畢，天色昏黑，梅小姐同梅英坐在廳上，候至三更，輕輕走出反扣了門。見街上巡兵過去，便悄悄至西門。一聲鑼響，見一個將官手執利斧，帶了三百多騎兵飛奔而來。

梅小姐急取流星錘從鋪簷下跳將出來，大叫道：「天馬山全伙在此！」聲猶未絕，流星錘已到面門，把那將打下馬來。梅英急搶巨斧在手，飛身跳上馬，揮動巨斧把三百騎兵一陣殺退。梅小姐亦奪馬匹器械，飛奔至西門，把那些老弱殺散，斫開城門，放下吊橋，眾將一擁而入。及林秉漢聞知城中有奸細，急帶兵來救時，天馬山大隊人馬已排山倒海殺進了城。秉漢率將巷戰，怎奈梅英姐弟兩個勇不可擋，只得退走至東門，與眾將保著縮胸，連夜退回三水縣來。

縣官陳起鳳出城，以策上縮胸道：「瑤賊累勝而驕，必無準備，元帥可將大軍四面埋伏，瑤人到來，待卑職詐為迎降，犒以牛酒，使他安心酣睡，突起擊之，必然得勝！」縮胸搖首道：「我兵今已膽落，驅之夜戰，事必無成！不可，不可！」陳起鳳復請道：「此計既不可行，乞元帥撥兵三萬與卑職，雖不能殺他盡絕，也叫他吃我一驚不小！」縮胸道：「省城要地，守禦單薄，今將帶回軍士，保護根本為上！」遂不聽陳起鳳之言，連夜趕回省城去了。陳起鳳無可奈何，只得與守城千總王景槐、葛超群、把總旺應商議道：「元帥不肯留兵，此城決難保。然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，與其坐而待亡，又不如設計殺賊，以死中求生！不知三位將軍肯助一臂之力否？」三將慨然道：「卑職矢死報國！先生有用卑職時，死而無怨。」起鳳大喜，各授兵一千，教他如此如此，三將大喜，分頭行事，自己卻備了許多花紅牛酒犒軍之物，城上豎起降旗，出城遠遠迎接不題。正是：

奇兵只用三千眾，能使敵人一夜驚。

話說梅英攻破肇慶，把城中金銀財帛搜括一空，著裨將捆載先送回天馬去了。隨差裨將到錢子乾寓所，請錢子乾兄妹到府堂相見。錢子乾驚得面如土色，同了錢姑娘走進府堂，戰戰兢兢跪在地下。梅英、梅小姐忙下來扶住道：「孤承賢兄妹相攜進城，此功不小！」錢子乾聞言抬頭一看，方知打花鼓的就是瑤王，連忙磕頭道：「生員該死。」梅英挽起道：「兄亦頗具英雄眼力，令妹一見孤姐便知敬愛，亦不可謂非女巾之瑤王也！孤今年一十七歲，尚未有室，今欲求令妹為配，不識兄肯相從否？」錢子乾大喜道：「但恐鄭齊非耦，奈何？」梅英道：「說甚話來！」回顧軍師諸葛同道：「就煩軍師為媒如何？」諸葛同道：「不才當得執柯。」梅英大喜，吩咐大排宴席慶賀。梅小姐攜錢姑娘姑嫂進後堂款待。次日，撥兵一萬，差裨將一員，送錢姑娘一家先回天馬，然後發兵殺向三水縣來。前軍來報：「三水知縣，具牛酒來迎接大王。」梅英叫來相見，陳起鳳走至馬前跪下，梅英喚他起來，撫慰道：「先生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。」陳起鳳躬身答道：「大王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，雖古孫吳何以過焉！縮大人不思與大王請解和好，乃欲驅犬羊之眾與虎豹鬥，所謂螳臂自雄，以卵擊石也，安得不敗！卑職企慕雄風已非一日，今得拜麾下，實為萬幸，望乞收錄。」梅英大喜，命左右備馬，與陳老爺坐了，一齊來至城下扎住營寨。起鳳請梅英進城安民，梅英領將士百餘人進城，戒令秋毫無犯，百姓皆執香花迎接。陳起鳳設席縣堂，請梅英南面坐飲，自己立在一邊斟酒。

飲至起更時候，梅小姐著人來接，梅英因陳起鳳奉承得快活，已吃得大醉，出至寨中，放倒頭就睡。眾將兵亦因連戰皆勝，三水不戰而降，就不把官軍放在心上，見梅英進城飲酒去了，就著小頭目到各處鄉間擄取牛酒，歡呼犒飲。各處已得大醉，明日再

盡皆酣睡。夜至三更，一聲炮響，西北角上萬炬齊明，喊聲震地。一彪軍銜枚馳至，如翻江攪海般衝進營來，舉刀亂斫。石春白睡夢裡扒將起來，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慌忙跳上無鞍馬殺出營來。東北一聲炮響，火光觸天，又一彪人如疾風暴雨般殺至，正不知多少人馬，兩營軍士自相踐踏，軍中大亂。銅貓公在江中聽得岸上大亂，喊殺如雷，知官軍劫營，正欲提兵上岸來援，一聲炮響，緣江火把亂明，遂不敢動。梅英跳起，拔劍在手，當營門而立，吩咐軍士不得妄動，兵來只用強弩射去。吩咐才畢，城中鼓噪南出，直攻中軍，被梅英強弩射住，衝突數次，俱被射回。梅小姐親提一技，從右軍繞轉前寨，來援萬人敵。軍師諸葛同率宋金剛從後來援石春白，正遇著千總王景槐指揮軍士乘亂衝擊，被金剛一槍刺死，殺散士卒，再來援萬人敵時，千總葛超群已被梅小姐殺死。前面火光愈熾，喊聲不絕，卻不見殺來，諸葛同不解其意，差探馬往前探聽。原來都是些百姓，用茅草縛成十寧樣，灌以桐油，四頭點著火，在彼鳴鑼擊鼓吶喊助威，官軍已被殺盡，百姓尚不知，猶在那裡叫喊。諸葛同聞之大笑，吩咐軍士大家喊殺，卻差宋金剛帶兵一萬，分頭馳至坡上，一擁上前，把百姓殺得呼爺覓子，寸草不留。

收兵回來，天色已明，點視士卒，被殺萬餘人，踐踏死者不計其數。梅英大怒，喝令刀斧手把石春白、萬人敵推出轅門斬訖報來！軍師諸葛同忙上前道：「請大王息怒，姑饒二將，使他攻破三水將功贖罪。」梅英道：「孤看軍師分上姑且饒爾！限爾一天，帶本部軍士攻破三水，方許來見孤。若逾限不拔，可把頭獻來！」二將叩謝起來，提兵攻城。陳起鳳以忠義激勵百姓搬磚運石，上城守護。賊兵到來，矢石齊發，看看日已西沉，城尚不破。萬人敵心中慌了，一手執鏈，一手執牌遮護身體，捨死突入箭林，一鏈打去，搭住女牆，一躡上城。百姓盡皆驚倒，陳起鳳急捻槍來刺，被萬人敵把牌一擋，翻身跌下城濠裡去，石春白跳下城濠，一手拿來縛住，指揮軍士蟻附上城，斫開城門，大軍一擁而入，遂破三水。石春白把陳起鳳解投大寨來，挺立不跪。梅英撥劍叱之道：「孤以爾為好人，乃敢生此歹心！今被擒獲有何理說？」陳起鳳笑道：「為臣盡忠，死固其所，更無他說！」言詞從容，神色自若。梅英不覺敬服道：「威不能屈，難不苟免，從容就義，視死如歸，真君子也！」欲釋之使去。起鳳道：「守土之臣，當與城存亡。城失矣，起鳳無可偷生之理！但願無虐我百姓，無殘我近郊，起鳳受賜多矣。」梅英顧左右道：「忠臣也！斬之以成其名。」隨吩咐將士：「毋得擄掠三水百姓！」令猶未下，滿城百姓已被萬人敵屠殺一空，縣治民居燒為白地。

梅英聞之，歎息一回，發炮起馬，殺奔省城來。一路官軍望風而潰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到了省城，撥鐵老虎屯太平門，銅貓公屯靖海門，石春白屯正東門，自與諸將分屯西門，日夜攻擊。城大而高，矢石如雨，一連攻擊數日，總不得進。諸葛同吩咐軍士取生牛皮數千張，裹以竹牌，如牆而進，城中矢石遂不得近。巡撫戴耀命軍士架起七星炮，火箭、火磚向下擊之，皮皆皸裂。諸葛同又心生一計，命軍士造起鉤梯數千，升至城下，鉤住城垣，鼓噪而上。戴巡撫戒令軍士勿嚷，只放炮擗石，賊自然會退，又束芻濯油，丟在梯下，令人多放火箭，芻燃火發，鉤梯盡斷。諸葛同大怒，盡驅近城百姓持箴束薪，載濠土累起如山，上架蓬葦，形如行屋，以避銳石，軍士伏在蓬下用鐵刀木弩，仰面向城上射來，守城將士莫不應弦而倒，城上大慌。戴巡撫看見，忙招募敢死士，乘夜用索縋下城去，持油濯芻草，殺死守蓬軍士，放火焚燒，火舉山崩，持弩軍士俱被壓死。諸葛同無計可施，梅英道：「軍師只在旱地攻擊，城中亦只提防岸上，何不使銅貓公著崑崙奴，暗從水門鑽進城中，放起火來，俟城中慌亂，然後四面復架雲梯攻擊，使他內外不能相顧，怕不一鼓而拔！」諸葛同道：「大王之計大妙！」即差人到靖海門使貓公行事。看官，爾道梅英水軍怎麼累用崑崙奴？原來這個崑崙奴出儋耳山中，生得目睛青碧，入水能伏三五日，飢則捕魚蝦而食，梅英收了數百，置之水軍，多得其力。今日軍師傳下令來，要他暗從水門鑽進城中放火，他使用油紙包好火藥，繫在腰間，俟子時分，潮水漲了，鑽入水中，順著潮水入至水門，弄開閘板，摸到清雲橋，扒起來取出火石敲出火來。正要放火，早被守文明門參將陶足用看見，一聲梆子響，銳箭齊發，把鑽進崑崙奴，一堆兒擊死，天明，把屍首擄在城下。諸葛同聞之，無法可施。正是：

小智遇著大智，動皆縛手縛腳。饒爾計出無窮，輒成弄巧反拙。

諸葛同悶坐寨中，宋金剛進來啟道：「外面有一個土人，自稱姓王名得階，有破城妙策，特來稟知。」諸葛同忙叫請進來相見，禮畢，諸葛同拱手道：「聞兄有破城妙策，乞即賜教。城破之日，在兄所欲。」王得階道：「此城高而固，破之非呂公車不可。」諸葛同道：「其制如何？」王得階道：「此車其形如舟，高一丈五尺，長五百尺，設樓數重，簾第左右，板如平地，一人披髮仗劍立於前，上載羽旗，中數百人，各挾機弩毒矢。牛數百頭，運石載而行。旁翼兩雲樓如左右，高廣與城齊，俯視城中則婦女皆見。軍帥若能從此攻城，何憂不拔？」諸葛同大喜，就令王得階監督製造。不消幾日，已造得齊備，驅牛運動，其行如飛，城中軍民婦女見之皆哭。戴巡撫忙上城一看道：「此呂公車也，我自有破之之法，諸人不必驚慌。」遂命軍士取巨木十數為桿柱，置軸柱間，取千斤之石繫桿上，轉索運桿，石飛如彈丸般從半天打下來，車遂不敢近。又復募敢死士，以大炮擊牛，中其當軛者，牛駭返走。諸葛同費了許多心事、錢糧，同王得階造出這個車來，尚不曾進城又為戴巡撫所破，心中怨恨，卻無可如何。王得階道：「小生更有一個現成法兒，亦望軍師制而行之。」諸葛同道：「有何現成法兒？」王得階道：「彼能運木飛石打出城來，破我呂公車，我何不取他現成法兒，運木飛石打進城去？」諸葛同大喜道：「子可謂善以用法矣！」即吩咐軍士製造數千桿柱，運巨石亦數千，分繫桿上，轉索運桿，向城上打來。其時縮胸正守西關，因連日辛苦，假寐城樓，軍士大喊一聲，一個巨石直落向西關城樓屋脊上來，一聲響亮，把城樓打塌了半邊。正是：

飛石也知奸可擊，直從半天捫狂魂。

未知縮胸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說天馬軍威之盛，莫不謂羊城不足破矣，孰知此不過虛境耳。暫作闔勢，以便下回作開勢。良人那得知其故乎？

西園曰：極寫天馬之銳，所以逼起惠潮之兵，是撈逼法，不是開闔法。蓋自二山仇殺後，作者已刻刻注到負荊一回矣。

張啟軒曰：陳起鳳詐降之策與諸葛同破六步之策，同是驕兵之計耳。諸葛同能破縮胸，陳起鳳不能破梅英，則縮胸不聽奇謀之失也。可恨，可恨。

